

菜单中的秘密

爱丽舍宫的飨宴

[日] 西川惠 著 尤可欣 译



45

エリゼ宮の食卓
その饗宴と美食外交

新知
文库

菜单中的 秘密

爱丽舍宫的飨宴

[日] 西川惠 著 尤可欣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菜单中的秘密：爱丽舍宫的飨宴 / (日) 西川惠著；尤可欣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4771-7

I. ①菜… II. ①西… ②尤… III. ①饮食—文化—法国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3439 号



特别鸣谢 韩 冰 马 翔 陆琬羽 白紫阳

责任编辑 张 荷 王 竞

装帧设计 张 婷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 数 162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前　言

光看菜单，就让人甘拜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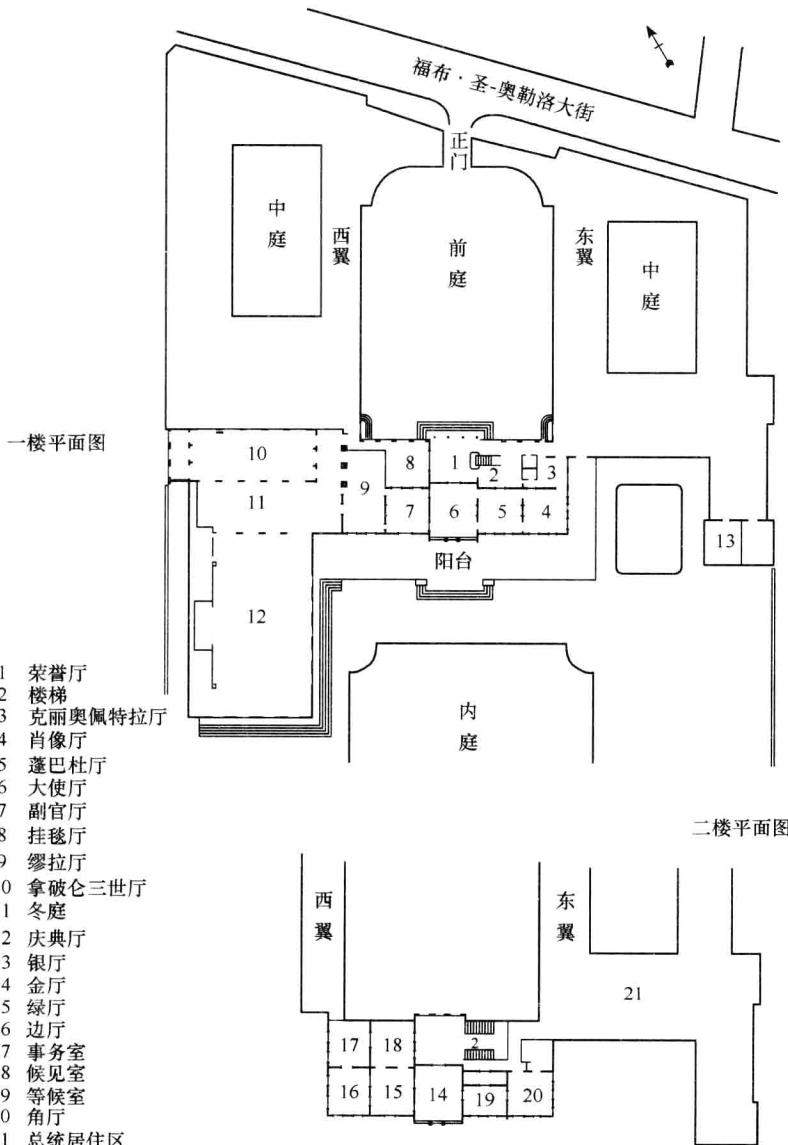
不留心的人，看到的也许不过是一张纸，纸上将宴会里提供的餐点、酒一项一项干燥无味地列出来而已。若是仔细推敲，这张呈现在每位客人眼前没几行字的菜单，实际上交织着各式各样的信息。依照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朗的说法，“餐桌上，看得到政治的精髓”，这句话足以说明一切。

主人邀请来的客人关系亲不亲密、重不重要，理所当然地会反映在菜单里。同时，客人的政治地位、所属社会阶层，以至于贵贱等级，都必须在菜单决定之前就调查清楚。此外，不同的宴会性质如饯行会、迎宾会等，菜单所表现出来的气氛也会不同。搞不好，有什么不能当面讲的话或秘密指令，都能通过餐点来传达！

前菜、主菜、甜点，搭配各种美酒与香槟——这一张精心设计过的菜单，看着看着，似乎可以从中瞥见正在构思着如何款待贵宾的主人，那苦苦寻思的姿势正栩栩如生地显现在菜单上。

拿法国一流的餐厅与贵为总统官邸的爱丽舍宫做个比较的话，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流餐厅的菜单上，菜色再丰富也是有限，而爱丽舍宫的菜单，却随着客人的不同而千变万化。当然，光看一道菜或

爱丽舍宫示意图



许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当各式各样的前菜、主菜、甜点排列组合起来，再配上不同的白酒、红酒、香槟，客人享用的就不再是单纯的餐宴了。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思？因为，依客人身份的不同来改变菜单，才足以表达宴会主人的政治意图，这也正是爱丽舍宫餐桌的真髓。

1988 年因艾滋病去世的法国社会学者让·保罗·阿隆就曾经明确地指出来，美食不仅仅是美食而已，实际上它还包含了政治意图。阿隆在他所写的《十九世纪的饕客》一书里，以社会学的观点叙述：

法国大革命之后，中产阶级登上权力的宝座，他们被旧体制时期的欲望给掳获，开始追逐奢侈和享乐。……美食的含义于是拓展开来，既是威望与卓越的象征，又是一种征服的夸示、展现权势的道具，同时也代表了成功与幸福。

中产阶级从贵族手中夺取了美食文化，添油加醋一番，形成中产阶级餐宴 (Cuisine Bourgeoisie)，这也是今日法国餐宴的起源。爱丽舍宫的餐桌上分得出高下，看得出等级，就是因为完全继承了传统。美食不再是单纯的美食，它还披着复杂的政治外衣。

在各式各样的外交场合中，放上餐点和醇酒，政治的姿态就显露无遗。餐桌，是一个香味四溢又可窥尽政治秘密的地方。

目 录

1	前言 光看菜单，就让人甘拜下风
1	第一章 两位美国总统
25	第二章 爱丽舍宫的飨宴
45	第三章 仪典长的忧郁
63	第四章 执行长与四样菜单
74	第五章 厨房探访
90	第六章 五十年后的拔栓
107	第七章 国宴上的雅贼

- 125 第八章
热情与实用主义
- 146 第九章
昭和天皇与香颂
- 165 第十章
日本首相的菜单
- 182 第十一章
环游世界的厨师
- 197 第十二章
啤酒干杯

第一章

两位美国总统

那天下午，爱丽舍宫热闹非凡，“拿破仑三世厅”的记者招待会现场挤满了上百位记者。我到达会场的时候，椅子差不多坐满了，只好选一个中央偏后的靠墙空位赶紧坐下。前面两三排的位子都被美国的媒体占着，他们叽叽喳喳聊个不停，一直到记者会要开始了还停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记者群人数虽然比不上地主法国记者，声势却不落人后，好像到哪儿他们都能以率真的活力掌握主导权。连我那位好动、嗓门又大的法国记者朋友都甘拜下风，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那是 1993 年 1 月 3 日，1 月 20 日就要将总统宝座让给克林顿的美国总统布什，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一起召开记者会。布什总统当天中午过后才从莫斯科飞抵巴黎，一落地就直驱爱丽舍宫与密特朗总统会谈。由于巴黎之行属于非正式访问，会谈和记者会之后，便将乘专机飞回华盛顿。

布什总统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签署“美俄第二次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ART 2)，希望和俄罗斯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 2003 年前将战略核兵器削减到现有的三分之二。

身为一个终结核武世界的领航者，布什这次签署合约的行动，不外是想在下台前为自己的政治名声添些光彩，但是在忙碌的卸任之际，还特意来访问莫斯科和巴黎，其实还隐含着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对法、俄这两位共同创造新世界秩序的伙伴，表达由衷的感谢。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东欧各国趁这个契机纷纷展开民主化运动。再加上1990年到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布什总统俨然以领袖的架势带领大家渡过难关。这些功劳，无论如何都该分一些给当时的苏联总理戈尔巴乔夫和法国总统密特朗，要不是他们两位鼎力相助，可能也看不到今天这样的国际相貌了。

事实上，德国的统一少不了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当时苏联国内反对声浪四起，戈尔巴乔夫独排众异带头承认统一的德国，接连而起的东欧民主化、苏联解体等，都在他的默认下风行草偃地进行。

而海湾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中与伊拉克关系最密切的要算是法国了。当时密特朗总统不顾国会亲伊派的反对，派兵前往沙特阿拉伯加入美国领军的国际兵团。只可惜，一般大众拘泥于法国至上的骄傲情结，再加上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抱着深刻的警戒和怀疑，所以法军接受美国的指挥这回事，在国内引起强力反弹。法国国防部长一直不服这项决定，终于在1991年1月为抗议联合军队的空爆事件辞职下台。即便如此，密特朗总统还是未改初衷，坚持与美国并肩作战。

当然，归根究底，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两位领袖还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才会有这些坚持，只是刚好他们的算计与布什总统相互呼应罢了。我在法国这段期间，有好多次听到密特朗总统把“布什总统真是欧洲的知音”这句话挂在嘴上，然而战后法国一反本色，一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当初密特朗的那句美言现在倒显得有失偏颇了。

以海湾战争的胜利作为跳板，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继续在1991年10月西班牙马德里的中东和平会议上，一口气处理了苏联、东欧的

民主化运动，并且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长久以来的纷争寻求了一个解决之道。但是一年后，布什却在国内的总统大选中尝到了失败。这次意外的败北，可说是重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覆辙。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联合国赢得胜利，却在停战后的大选中落败并退出政治舞台。就像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说的：“我全心全意投入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到最后竟然连国内发生的事都不能理解了。”这段语重心长的话十足道出布什总统的处境：打破长久以来的冷战，又在海湾战争中获胜，虽然在外交上立下了大功，却疏忽了内政。他们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旧体制崩解、新秩序诞生之际，被自己的国民遗弃。

记者会比原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大约在4点20分左右两位大总统才进入“拿破仑三世厅”。接着，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与法国第一夫人达妮埃尔也进入会场，气氛格外轻松。美国白宫幕僚长贝克、农业部长马迪根，法国外交部长杜马以及两国的阁员都到齐了。

会场上采用美式风格，准备了两个站立式讲台，右边是密特朗总统，左边是布什总统。一般说来，密特朗总统召开记者会的时候都是坐着，这次是因为主角是布什总统，才刻意采取站姿，当然这也暗示记者会不会拖太久。说起来这次记者会还真不寻常，因为除非是以国宾之姿正式会面，不然像这一类非正式访问是几乎不可能召开记者会的。

密特朗总统先是与布什针对波斯尼亚纷争及新多边贸易交涉等悬案各自发表了意见，然后接受记者提问。密特朗总统看记者提问差不多结束，便开口说：布什总统现在得赶回华盛顿了，我想记者会就在此告一段落吧。但是，最后请容我说一句话。

“从1981年我就任总统的时候开始，布什总统和我就一直是老朋友，当时他是里根总统的副总统，也是我就任以来的第一位外国贵宾。从那时起我们一路携手走来，虽然有时意见相左，但彼此的友情

和信赖感从不动摇。私底下，我也一直盼望布什总统夫妇可以常来巴黎，巴黎永远欢迎两位。”

布什总统接着说：“是不是也能让我再多说一点，”他有点脸红地说：“我想先强调，接任的克林顿总统和我一样重视欧洲的情势，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一貫到底。此外，我和密特朗总统的友情，从四年前我未就任总统时就开始了，每次来访巴黎，芭芭拉和我都受到密特朗总统夫妇真诚的招待，这份友谊，我们终生都忘不了。”

说到这儿，可以看见坐在后排的总统夫人芭芭拉从皮包里拿出手帕偷偷地拭泪。“好吧！我们出发吧。”密特朗总统对布什总统说，然后结束了短暂的记者会。达妮埃尔、芭芭拉两位夫人领头，两位总统及随从官员陆续步出会场，记者为了捕捉两位总统肩并肩走在一起的背影，使整个会场都沐浴在此起彼落的闪光灯中，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外。

走出热气腾腾的会场，来到爱丽舍宫的前庭，身体被刺骨的冷空气包围，冬季短暂的白昼就快结束。一转身，华丽气派的爱丽舍宫映入眼帘，大厅的传统吊灯都点起来，在黯淡的天色中显得格外耀眼。透过窗户，可以见到身着燕尾服的服务生忙碌地在走廊上穿梭。虽然才五点半，爱丽舍宫内为布什总统夫妇准备的送别晚宴就快开始。

本来布什总统夫妇在记者会后是要直接赶往机场的，但是密特朗总统请求布什总统“无论如何请留下来用餐”，布什总统当然欣然接受。只是，布什总统回到美国后的行程排得很紧，爱丽舍宫内的流程不得不赶一点，记者招待会后直接进入晚宴会场，结束晚宴又得匆匆忙忙赶往机场。为了配合这点，平常八点半才开始的爱丽舍宫晚宴只好大幅地提前。

一楼“肖像厅”的东边和南边都面向爱丽舍宫的中庭，这个中庭又深又长，直达后面的卡布里耶大道，坐在“肖像厅”里可以一眼看

尽整个庭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精巧舒适的房间，在第一帝国时期（1804—1814）曾被当作拿破仑的办公室。第二共和时代（1848—1852）被充当过内阁会议室，接着第二帝国期（1852—1870）又被大肆改装，拿破仑三世在房间内挂满了欧洲各王室君主的肖像，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沙皇尼古拉一世等，从此，这个房间就一直被称作“肖像厅”，到现在为止，那些君王的肖像还一如当年地挂在那儿。

房间一律是淡雅的乳白色，壁面和天花板有金色的曲线纹饰。整体装饰保持18世纪初爱丽舍宫初建成时的洛可可风格，混合一些帝国时期式样（安格尔风格），独具一格。房里有大理石暖炉，炉台上放着路易十五传下来的钟，闪着金黄色的钟摆，两旁是路易十六时代的金烛台。铺在地板上的更不得了，是18世纪起就有的萨伏纳里地毯。

通常超过百人以上的盛大飨宴都是在爱丽舍宫里最宽广的大厅“庆典厅”举办，人数少的时候，就经常改在这间“肖像厅”开席。这天，参与宴会的除了密特朗、布什夫妇之外，只有两国总统秘书、重要官员等十二三人。省掉一般欢迎国宾的冗长致辞，一等全员就位，侍者就开始在酒杯里注上香槟。密特朗总统轻轻地举起酒杯，为布什总统特设的晚宴就开始了。

菜单如下：

『餐 点』

牡蛎大海交响曲

兰德地方阉鸡（chapon），佐以猪血香肠（boudin）

清蒸香蕈

乳酪

巧克力——哈密瓜甜点

≈酒与香槟≈

酒

科尔登·查理曼 (Corton-Charlemagne) 1982 年

(路易·拉图酒厂)^①

白马酒庄 (Chateau Cheval Blanc) 1971 年^②

香槟

克鲁格顶级调配酒 大瓶装 (Krug Grande Cuvee)

(克鲁格酒厂)^③

前菜“牡蛎大海交响曲”的做法是：将新鲜牡蛎在小火上过一下，拌上奶油酱汁。而主菜阉鸡是用阉过的肥公鸡做的，肉质柔嫩又多汁。12月到来年1月之间是阉鸡脂肪最多的时期，圣诞节或其他庆典时常常拿来当作餐宴的材料。猪血香肠则是猪血混合脂肪灌的肠，和阉鸡配合在一起，口味绝佳。

密特朗总统对牡蛎非常着迷，生牡蛎淋上一点柠檬或醋，这样简单的餐点，他一口气可以吃上一打。爱丽舍宫现在还流传着许多总统与牡蛎的轶事。

有一次，总统视察大西洋岸布列塔尼，当晚，依照预定要在孔卡诺市的市政厅演讲，地方上的名士和达官显要都到齐了，就等总统上台。但是，过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密特朗总统的身影。是不是水土不服生病了？还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临时更改行程？流言在参会者之间传来传去，终于，在迟到两小时之后总统现身了。大家这才晓得，原来都是牡蛎惹的祸。由于布列塔尼是有名的牡蛎产地，密特朗总统早就希望在这里大快朵颐一番，在前往演讲的途中总统经过一个小渔港，忍不住叫车阵停下来，一个人点了两打生牡蛎，痛快地享受一

番。在爱丽舍宫里也是，总统常常在没有安排晚宴的夜晚，从外面的海鲜馆点一些生牡蛎回来和同事一起享用。

其实，布什总统也是海产品的爱好者，密特朗总统早就知道这一点，特别指示主厨一定要趁牡蛎最鲜美的季节，做一道特别的牡蛎前菜。可惜的是，在外国元首面前上一道生食，毕竟还是有点不合适。为了避免食物中毒，不得不用小火微微地烤一下。和这道菜同时送上来的是浓郁芳香口感柔顺的科尔登·查理曼极品白葡萄酒^④。它的味道和淋了奶油酱汁的牡蛎搭配起来，简直天衣无缝。

勃艮第的著名酒乡金丘 (Cote d'Or) 附近，有一个叫阿罗斯·科尔登的村子，这儿生产的葡萄酒都称为科尔登·查理曼。这是因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就是公元八九世纪时统一欧洲的西罗马皇帝查理曼。现在，凡是有元首出席的餐宴，都会摆出这款酒。同一品名中再以等级区分，路易·拉图厂出产的算是特级品，也是少数附有保证书的名酒。

主菜阉鸡也不简单，生产时节之外时只能吃到冷冻鸡。布什总统来访的一月份，刚好是脂肪丰富味道最鲜美的盛产季节。主厨这样描述：“阉鸡用辛香料浸渍一下，再夹着兰德产的鹅肝酱香烤，鹅肝酱的味道会微微地融开来，和肉汁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独特的酱汁。”我采访的时候，脑子里想着鹅肝酱和阉鸡的纤细肉质融合出来的美味，不经意地“咕噜”一声咽了口水。

这一道餐中最受瞩目的还是与主菜搭配的红酒：白马酒庄，但实际上这种酒在产地波尔多知名度不高，为什么它会备受瞩目？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内行人才懂得欣赏的酒。白马酒庄在圣艾米隆地区的分级制度中属于 Premier Grand Cru Classe，也就是“一级特级”^⑤，但它的知名度还不如拉图酒庄 (Chateau Latour)，一般说来，招待美国总统或西方各国元首的餐宴中，搭配主菜的酒通常都采用拉图酒庄或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 (Chateau Lafite-Rothschild) 等高

级又知名度高的酒。

这次餐宴的慎重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那就是香槟的选用。香槟是克鲁格酒厂出品的；通常，爱丽舍宫会摆出这家酒厂的香槟酒，就表示有最重要的贵宾会出席。一般的餐会中，菜单上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个牌子的香槟。

克鲁格酒厂一直严守世袭制度，把酿香槟酒当成一种手工艺，一代一代传下来。酿酒原料坚持用最上等的葡萄榨出来的第一道汁，而发酵用的容器则反其道而行，摒弃当地流行的大型不锈钢容器，采用传统小型橡木桶子。发酵过程好不容易结束后，若出来的味道不好，就全部倒掉，绝不鱼目混珠。百分百的手工作业使得整个生产过程特别麻烦，和其他香槟同业比起来，产量也少得多，所以相对的，价格也比别的牌子贵得多。

这次聚餐，布什总统并没有要求国宾待遇，只是以私人身份参加。但是看看菜单，搭配前菜和主菜的葡萄酒都是最高级的，加上香槟酒又是鼎鼎大名的克鲁格酒厂出品，这样的派头，即便在爱丽舍宫也算是不得了的。

密特朗总统没有轻易把设计这道飨宴的责任丢给别人，一开始就像负责菜单的执行长和主厨提出自己的构想，然后在最后决定方案的时候亲自下判断。任何一道菜，任何一道酒的选择都不容许有疏忽。正因为这样，整个筵席的流程早在菜单决定时就设计好了，也直接反映总统对客人的用心。从这份菜单中不断涌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密特朗总统和布什总统建立了深厚信赖的关系，因此他希望办一场“打心底感到温暖的送别宴会”。

密特朗总统和布什总统的相遇相知，是从 1981 年 5 月的一次会见开始，那时身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密特朗初尝胜选滋味，两人的友谊从那时就一直维持到现在。当时，密特朗是法国第五共和（1958 年

至今)第一位社会党总统，身为西方盟国之首的美国对这个结果感到担忧。再加上密特朗有意延揽极为亲苏的共产党员入阁，表示要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且，又实践选举时的政见，包括支援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提倡产业国有化。从各方面看来都像是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府。对当时美国里根政权来说，法国首度让共产党有了参政权，从此之后，其他共产势力较强的西方各国如意大利也将会跟进，实在令人忧心。

法国被排除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领导阶层之外，因为其他成员担心法国代表若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心，可能会通过法国共产党将组织的军事机密流向苏联。美国国务卿海格曾严厉指出：“法国共产党参与社会党的执政，对美法之间的友好关系有负面影响。”

于是里根政权火速派遣当时还是副总统的布什前往巴黎，目的是探查法国新政权的走向。那次会谈中密特朗总统向布什说明：若共产党真的被社会党纳入体制中，共产党岂不是失去他们的本质？同时他还保证，为了巩固法美同盟国的关系，外交、国防、内政等重要的部门不会聘任共产党员任职。

这次的促膝长谈，彼此敞开心胸，两人意气相投，密特朗总统对布什抱持十足的信赖感，而布什也相信密特朗总统绝对是协助西方国家发展的好伙伴。回国后，布什将对密特朗总统的印象详细说明一番，并努力抹去里根政权对法国新政府的疑虑。过了一段时间，国务卿海格的发言也不再那么强硬：“我们认为法国政府内阁的提名是属于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美国政府的态势之所以能逐渐缓和下来，布什的游说功不可没。

和布什副总统并驾齐驱，从一开始就对密特朗赞赏有加的，是尼克松总统时代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我比里根政权还要早改变对密特朗总统的看法，”他后来对外界表示，“根据我的想法，社会对这位有社会